

散文公社

陕西卷

峪口笔记



当永恒的时间遇到卑微的村庄时，历史的荣光就暗淡了。所以，关于村庄的历史，或许也只能归于一段想象。不用借助罗盘来选址，第一批先民一定是看中了这两条河流才停住了脚步。这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他们知道闪动在河面上的波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即使是一条普通的河流都能让它所流经的地方充满生气，更何况这其中还有一条醒目的大河。于是，他们就在河边的土崖上掘挖了几孔土窑，筑起了灶台，架起了破锅，拾来些柴草……

高勇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公社

陕西卷

I267/594

:3(1)

2008

峪口笔记

高勇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峪口笔记/高勇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4
(散文公社. 陕西卷)
ISBN 978-7-5306-4932-9

I. 峪… II. 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 第035300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58 千字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6.00元

序

贾平凹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散文公社”丛书,我见到过,确实很好。散文类的图书已成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品牌,并在全国产生了影响。

我最早的散文集也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听说“散文公社”丛书要出陕西作家的集子,实在是一件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叫人欣喜。

陕西散文既有好的传统,又不乏突破和创新。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面貌,近年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陕西人朴实厚道,做事低调,反映到散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气象。

陕西散文创作队伍正在逐步扩大。一是人多,职业写作和非职业写作者都很多,老中青少分布广泛。二是这几年陕西散文家的作品发表多出书多,在国内影响很大,结构开阔,

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三是散文作家和研究家都很团结、气氛好。

这几年,“散文革命”突然爆发,各方写作队伍层出不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对陕西散文写作者来说,现在时机最好。

散文创作难就难在如何处理“小我”与“大我”结合的问题,即个人生命体验如何暗合生命情绪的问题。年轻时是模仿期写得快,年长后觉得没多大意思就不写了。要么激情不够,要么考虑过多。李商隐的许多爱情诗写得那么好,它肯定有实指对象,若泛泛写肯定不会那么好。现在好多东西实不下去,导致作品没细节没生活。人越往下蹲才能跳的高,扎到实处才能写出虚的高来。什么是好文章呢?我认为,让人看了以后,不会写的想写了,会写的一看写不成了的,就是好文章。

作品的好坏要靠读者的眼力判断。我相信这些作品不会让读者失望;我相信作家们定会努力,在今后写出更好的作品,无愧于这个时代和自己的生活。

发现村庄 (自序)

应该说明的是，所以有这个题目是因为刚刚翻完由西方人米歇尔·泰勒所著的《发现西藏》一书。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而且有一个很智慧的书名。作为世界第三极的西藏，直到现在都吸引着众多发现者的目光，他们在那里努力地发现着。而通过这些发现者的努力，即使是我们这些不曾到过雪域高原的人，也知道了我们所在的蓝天下还有一块未能向世人充分展示容貌的有些神秘的土地。尽管用文字复原西藏不会尽如人意，但我们仍然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在“发现”的过程中付出的才智和辛苦的劳动。

不过，今天我不想把西藏拉扯得更远，我想知道的是，当包括西藏在内的似乎整个宇宙都排满了发现者的脚步时，为什么就没有几个人愿意把目光锁定在自己身边的一个村庄上呢？尤其是那些在远山远水、荒山僻壤中七零八落地存在着的村庄。它们似乎是真的被遗忘了。即便是偶尔在那里驻足稍息，也没有几个人愿意面对村庄做稍微的探询。在他们眼里，村庄往往是太普通太平常了，简直能让人一眼望穿它们的全部。然而事实上，连村里一块垫在驴槽底下的石头都不会轻易让他们看见，更不用说这块石头上还隐藏着关于火星的密码。真的，在那些漫不经心的人和有文化优越感的人面前，村庄甚至不会露出一只脚来。



但是,不能过分责怪他们,一个村庄能有幸迎来一个或几个没有恶意的人就已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了,又怎么能苛求他们在村里发现些什么呢?村人们和村庄生死相依,可是除了春种秋收、驴下驹子羊生羔外,他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现村庄呢?他们对风扫雷劈、鬼影狐踪已经司空见惯,他们对石头土块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在生老病死、七灾八难的压力下,村人们也是无暇顾及“发现”这些劳什子的,他们没有闲心问究自己所为何来,所为何往。

所以,也就有了我的这些关于村庄的文字跋涉,谁让我生在村庄,并且想补缺些村庄还没有被发现的遗憾?存在之于消失本来就是一个神秘的结果,我想在村庄寻找些什么,我想挖掘出村庄的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些魅力也许不是实用的和审美的,但一定是情感的,是我在自己的心头上种下的庄稼。甚至因为情感的存在,这些文字会自觉不自觉地带上某些“偏见”的痕迹。没有办法,谁让村庄是我的天堂呢?

当然,既然是庄稼,那就意味着我还是精心作务了它们的,我在尽量客观地诉说着村庄的一切,我想尽可能地开启自己的理性目光。可以想象,让我这样一个年轻人仅凭一腔热情就对村庄进行一次梳理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没有谁比我更清楚自己身体内的能量。但我仍然这样做了,并且原谅了自己的冲动,我想假定自己是胜任的。

在城市里,为了生计我一边在由大街小巷构成的空间中奔走,同时还要在挤兑出来的零碎时间里归并那些并不听我使唤的文字。文字的组合不仅仅需要激情和耐力,更需要智慧和思想。我担心一个哪怕是最细微的闪失都会给一个本来是

很完美的村庄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所以我的决定分明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决定。除了身边的几个人能知道我在干这样一件事外,我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且没有人能理解我的行为,只有我在为自己喝彩,我想只要能产生这样的想法就应该获得掌声。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终于能够在这些文字的后面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也就是说,作为村庄的儿子,我终于能够在三十岁的时候给村庄送上一份礼物。人这一生,没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回报一直在注意你的人和事物。我也欣慰于用自己的方式——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肯定不是绝后的,但之于村庄则肯定是空前的。不过,坦率地说,村庄并不会因为有一个村人干了这么一件事而流露出什么,它从来都是如此。它的态度影响着我因喜悦而从皮肤底下渗出的那种“张狂”。

我也希望有人能通过这些文字看到一个村庄并和我一块靠近它。没有明显的目的,哪怕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村庄,或者至少在心里仍然渴望拥有一个村庄。而且我想,再小的巴掌都是有纹路的,何况村庄还是一个在岁月中穿行了很长时间的村庄?正因为此,村庄总还是有些值得瞩目的东西的,它也总该要发出一些声音。一个人沉默久了还想大呼小叫一番,何况是一个生活着而且生活过很多人的村庄呢?

只是我得承认,我发现的村庄总归是自己的村庄,写出来的也总归是自己村里的鸡毛蒜皮,这对别的很多人来说也许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哪敢谈什么吸引力,恐怕还会不屑一顾的。这同样没有什么,毕竟,村庄在表面上看来确实是没有多



大的诱惑力的，而且类似的村庄在辽阔的大地上又多得无法计数。可话说回来，正因为主要是由村庄构成了一块广袤的版图，所以尽可能地了解它们仍然是重要的。一个人肯定有他存在的背景，一块土地也有它自己的依据，村庄就是土地的依据。

因此，如果已经有人走过了一些村庄并且发现了些什么，那么就继续走下去再深入地发现它们，如果有的村庄还没有被人“发现”，那么就敞开自己，等待那些也许是偶然到来的发现者。

每个村庄都是一部有意思的书。我的发现远没有完成，这些粗糙、零碎而且幼稚的文字只是一个开头。

2007年8月



目 录

第一辑 村庄是什么

村庄纸事 003

日子 055

当永恒的村庄成为一天 061

当村庄隐入一片高原 067

村庄是什么 074

村庄的另一个角度 078

仍旧是一座州城 084

沉默的品质 089

精神中的土地 093

第二辑 村事研究

村史片断 101

老街 109

村边的黄河 114

消失的民歌 120

村庄音乐 127

牲灵的肖像 132

庄稼 141

天气 150

村事研究 158

村庄笔记 184



))

村庄是什么

[illegible]

⇒ 村庄纸事

我最怀念的,不是终将消逝的事情

而是鸟鸣时的那种宁静

——《你们,帝王》(罗伯特·潘·沃伦)

没有任何预感,一场期待已久却始终没有动静的雪从天而降。这些漫天飞扬的水的晶体以巨大的密度弥漫了干涸已久的高原,同时也让我和一些像缺水的河床一样渴念水的人们,在对雪失去了信心的时候,接收到上天迟到的怜悯。一种潮湿接触着粗糙的大地和人们的皮肤,然后进入内心。那是雪的灵魂的湿度,是雪的情怀,是雪之于土地、草木、牲灵和人的意义。

所以,我必须做出一种少有的姿态来迎接雪的沐浴,就像大地总是以一种我们所不能看到的眼神仰望着天空。仿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漫不经心地接受着任何事物的到来,也无动于衷于任何事物在光阴中的消失。我们不向往和憧憬什么,我们也失去了怀旧和记忆的能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对我们来说都好像已经属于远得不能再远的年代。

于是,在空无一人的河滩上,我开启了一双只有孩子们才可能拥有的明亮澄澈的眼睛,顽皮地张望着那些旋转着从天而降的、洁白的六角形物体,并不时把双手并拢再向天空伸去。雪不停地落在厚厚的手掌心上,然后融化了,只以一些迅速消失的凉告诉我它们曾经到达过我的肉体。

小河已经完全封冻了。那条记忆中总是在奔流着的壮丽的大河,从岸沿处到很远的河心也已经冻上更厚的冰。但是,站在大河的冰面上,只要愿意听,我还是能听到响在雪与冰层底下的河水流淌的声音。记得在个别特别寒冷的年头,在夜深人静时,我还能听到冰被冻得“咔嚓、咔嚓”响的声音——那是冬天村庄特有的一种声音。那声音被空气带进耳鼓,但感觉却是从地底传来,再传至炕头,由背而入心。

我也相信那是河流在说话。虽然我并不能用汉字把河流所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汉字在记录大自然的说话时,从来都是那样羞涩。况且,纸上的河流永远都是另外的河流,只有从自己身边流淌过的一条土黄色的、黏稠的河流,以及一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温和地流淌过村里人生活的小河,才是真正生动着的河流……

几天后,当雪还厚厚地压着大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要到大河边的沙滩上寻找一些石头。那些不断地出现在梦中的石头并不是平常的石头。那是村里人曾经使用过的抄纸工具。虽然在完成了各自承担的责任后,它们已经被使用过它们的手遗弃了,虽然在过去的岁月里,连我自己也不可能太在意它们,但是,在最近几年时间里,在城市里,我总是想起它们。



比如,当我刚学会像弹钢琴一样地敲击键盘,在电脑屏幕上写出一些关于村庄的文字时,首先让我吃惊的就是,我这样一个从村里出来的人竟然也能把字写在这样的纸上,进而就想起了那些安静的石头,想起自己的那个在大小河的岸边停站着、蠕动着、想起那些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凭借古老的手工抄纸技术在村里一代又一代地生活着的人们。

可是,谁能想到,随着以工业文明为发端的现代文明的近似于摧枯拉朽,所有农耕时代的事物都在或迅速或缓慢地消失。即使是最坚硬的以器物形式存在过的手工业文明的载体,也必须在接受价值弱化或消失的前提下,接受被冰冷的退场机制所限定的命运,那就是:那些早就荡然无存的也许永世不会再见到天日,那些仍然掩埋在地下的我们暂时无法得知,而那些仍旧保留在大地上的则大都藏身在一些偏远的地方,被风剥雨蚀,被丢弃和遗忘。

但我还是想深入到被雪遮蔽的村庄的旮旯拐角,寻找那些已经风化的石碓臼,支撑轴的有孔的厚石板,一截一截的U形石碾槽,边缘被磨光的石碾砣,大人的两只胳膊都抱不拢的石轱辘——因为中间是空的,它们被再利用来做烧火的炉子、插木柱用的基座,它们也是孩子们比试力气的工具,看能不能用自己的小手让它们在大地上滚动起来,还有捣麻杵子,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院墙上还放着一个石杵,母亲把一只已经钝了的犁铧楔在石杵柄上驱赶据说带有邪气的猫头鹰。

陪伴我的是朋友魏建平和孙江红。因为有几块或许早已经撂荒的土地,魏建平的身份应该是一个农民。但自从初中毕业后,他就成了一个抄纸匠,只不过因为依靠抄纸生意已经不

能让生活殷实，他还买了一台三轮车，兼做收贩红枣、沙石、煤炭的小生意。孙江红是乡上的一名干部，但为了补贴家用，即使是在前些年，他还老利用业余时间抄纸。每当回到村庄，他们总愿意陪伴着我在村里走动，哪怕整整一个晌午或者一天的行走，根本就是对一双被舒适的生活娇惯坏了的腿脚的磨练。

然而，雪已经把村庄变成了一个被遮掩着的统一体。走过整个村庄，我们只发现了三个碓臼、两截碾槽，一盘完整的打浆碾盘很庆幸还没有被一个院落彻底盖住，几个石碾砣已经成为一堵快要倒塌的墙体的一部分。不过，已经够了。这些被我们的眼睛实证着的石质工具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至于那些仍然被雪覆盖着的石头，就让它们继续在雪的身体底下安静地存在下去吧。哪怕它们真的会在安静之中成为一些普通的石头，成为可以忽视的消失的一部分……

二

在莽苍的陕北高原东部边缘沿黄石山峡谷区，佳县城南十公里，大河，即黄河与一条名叫乌龙河的小河的交汇处，坐落着一个村庄——峪口。像巨大的大河“几”字形臂弯里无数个有类似名字的村庄一样，这个朴素的村名除了能反映一个基本的地理事实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文化信息。当身处其中时，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而只要一转身，它就有可能被匆忙的我们给忽略掉。

但是，就像面对一条壮观的河流时，我们往往能以沉默来容纳内心的万千想法一样，面对被两条河流共同命名的村庄，

